

雪小朵

XUE
XIAODUO
THE
AUTHOR

—
Feng
Huang
Zai
Shang
—

凤皇在上

上册

她是崆峒储君，却扔下一场搁置了千年的婚事，不管不顾地向他告白，他是上古之神，滴酒未沾却似醉得厉害，只是拒绝得也十分果决。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Feng
Huang
Zai
Shang
—

凤皇在上

上册

雪小朵

XUE
XIAODUO 著
THE
AUTHOR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AI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皇在上 / 雪小朵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500-1665-1

I. ①凤… II. ①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7973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com

书 名 凤皇在上
作 者 雪小朵
责任编辑 王丰林 袁 蓉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0
字 数 705千字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80元
书 号 ISBN 978-7-5500-1665-1

赣版权登字号: 05-2016-47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录

凤皇在上
上册



楔子

第一章 恶龙路过荒河镇

第二章 这个书生有点穷

第三章 道士欠下桃花债

第四章 天女下凡为情郎

第五章 冥王家事一箩筐

第六章 齐聚昆仑寻仙踪

第七章 书生原来不等闲

第八章 缘分尽时终须别

第九章 故人相逢不相识

001

003

017

031

046

061

076

089

103

119

目录

凤皇在上
上册



第十章	落花有意君无情	136
第十一章	妖皇登门掀风浪	150
第十二章	长陵拒婚遇挫折	164
第十三章	人界惊现上古花	180
第十四章	盘根错节寻线索	197
第十五章	落入陷阱生枝节	218
第十六章	原来君心似我心	232
第十七章	拨云却未见月明	252
第十八章	亦真亦假惹浮沉	273
第十九章	一片冰心错付君	293

楔

子

六界之外，有海曰太虚，太虚海内，有国曰崦嵫。

传闻，龙楼花九百年一开，九百年一败，花开之时，在海上一铺千里，乃六合八荒内少见的奇景。崦嵫储君沉朱与天族长陵神君的婚事拍板时，正赶上龙楼的花期。不知是否因这桩喜事的缘故，今年的龙楼花，似比往年开得更热闹些。

这桩婚事自然关系重大。

经过九千年前的那场滔天大乱，饶是这世上最后的神族，也不能在失去两位上神之后，还妄想着凭借一族之力重拾往日的神威。与天族联姻，对于日渐没落的崦嵫而言，是必然也是最好的选择。至于天族，也面临着妖皇横空出世的威胁，需要借用崦嵫的神威维护一下自己六界之主的正统地位。

当然，天帝为了促成这门亲事不惜让自己的亲儿子入赘，也算是给足了崦嵫面子。

然而，在天族的婚书送抵崦嵫之前，这桩关乎崦嵫兴衰、牵涉天族正统地位的喜事，却又生了变故。

崦嵫国，华阳宫。

成碧元君步履匆匆地进了墨珩上神的寝宫，刚行到云初殿外的日光池前，就见到墨色长袍的上神正坐在轮椅里，姿态悠闲地喂着池中锦鲤。

恍惚过后，成碧拿手理了理凌乱的衣袍，这才满脸凝重地上前。

“墨珩上神，帝君她方才卸了夜来将军两条胳膊，奔人界去了。”

听了她的话，男子喂鱼的动作却一点儿停滞也没有，如墨长发被风微微吹动。

清风之中，他毫无表情地应道：“料到了。照她的性子，又岂会乖乖接受与

楔子

〈001〉

天族的联姻。”

声音轻缓却沉稳，仿佛可以把人心头的躁郁抚平。

成碧行到他身旁，觑了一下他的神色，道出自己的困惑：“上神不担心吗？天族的婚书万一这几日送来……”

男子将盛放鱼食的白玉钵随手递给她，她慌忙恭谨地接过，目光在他修长却有些枯槁的手指上停了片刻，而后不动声色地移开。墨珩上神道：“让长陵入赘，已使天族低崆峒一头，按照帝尚的做派，婚书定然还会再压上一段时日，急什么。”

帝尚乃天帝名讳，这世上敢直呼其名的，加上帝后在内，恐怕数不出第三位来。

成碧虽知墨珩曾是天帝的老师，可是每次听他直呼天帝之名，还是有些心惊肉跳。她忍不住望向上空——若换作寻常人，此刻早就有惩罚的雷霆打下来了。吧。

她怀着忐忑的心情，揣摩了一下墨珩的意思：“上神的意思是……不必立即捉拿帝君回来？”

墨珩道：“她好歹是崆峒的储君，知道何事该为，何事不该为。即便离开崆峒，她行事也不会过于出格，放她去吧。”

成碧默想：“至今为止，帝君她做过的出格的事还少吗。”忧心道：“可是……”

墨珩却操控着轮椅转了个方向，从她身侧绕过。

“她玩够了自会乖乖回来，你若不放心，就差个人跟上吧。”

成碧慌忙垂下头，恭送他离开。当空中清苦的药香散尽，她忍不住抬头朝男子离开的方向望去。那行将消失的背影冷寂而端庄，纯黑厚重的道袍无法掩盖仙风道骨，整个人似笼罩着来自远古的威压。

上古之神墨珩，神力强大，可是身体却是一向不大好的。

“可是……”成碧望着他的背影将方才想说的话补充完整，“帝君她闯入剑冢，拔走了龙吟剑啊……”

龙吟剑，乃上古有名的凶剑，不出鞘则已，出鞘必要饮血，关键是——帝君她拔剑之后，忘了把剑鞘也一同带上。

“不过。”成碧托着下巴沉吟，“一把凶剑而已，帝君她应当能搞定吧。”

第

一

章



恶龙路过荒河镇

昆仑山下，荒河镇，琳琅茶楼。

此地乃六界交汇处，往来者形形色色，有披着人皮的妖魔，也有浑身戾气的人类，偶尔有几个仙君混在众生里，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近来又赶上百年一度的妖市，作为这镇上唯一一家歇脚的茶楼，更是鱼龙混杂，热闹非凡。

此刻，便有几位仙友相约来妖市寻宝，顺道趁喝茶的工夫交换一下各自的八卦，正聊到兴头上，忽然被一声响亮的喷嚏打断。

齐刷刷朝旁边望去，见邻桌是一位白衣少年，正拿茶水润喉清嗓。

聊八卦的仙君把目光从那张平凡无奇的脸上收回，继续方才的话题：“洪荒纪结束之后，传自上古的神脉就只余龙族和凤凰二支，就连在六界中资历甚老的北海蛟族和青丘狐族，也都是到了洪荒之后的上古纪才降世的。如今的天族虽然标榜自己的血脉传自九天凤族，可是第一任天帝只是凤族与蛟族的混血，这六界中人谁不是心知肚明？只是慑于天族威严，不敢在明面上提罢了。”

他说到此处歇了歇，见满座人都将自己的话听得津津有味，满意地眯起丹凤眼，抖擞精神继续讲道：“上古纪后期，龙凤二族逐渐淡出六界事务，天族却不断壮大，渐渐统领六界九州，到了现在的后古纪，一些小辈竟然以为天族是六界中资格最老的神族，当真是无知得紧哪。”

这话说得有几分好为人师的味道，席间有个小辈忍不住为自己这一代辩白：“也并非所有的小辈都这般无知，只因九天凤族过于低调，崆峒龙族又太高傲，这六界中有关他们的传闻才甚为有限吧……”

席间另一位年轻仙君点点头附和：“的确。九天凤族数万年来一直避于北方蛮荒，守着洪荒众神的消亡之地，就连神族与妖族那场旷日大战，天帝亲自登门都未能请动凤皇出手相助。想想凤皇唯一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竟还是距今九千年前的崆峒大乱之时……”

想起了那场天地浩劫。

沉默了一阵儿，才有位仙君开口：“若非近日与天族长陵神君的婚事传得沸扬扬，倒是很久没有听说过那位小帝君的消息。早些年，她还真是惹过不少是非呢……”

一句话立刻引来热烈的附和：“那活脱儿就是个惹祸精啊，不知诸位可还记得，八千年前……”

八千年前，有一则传闻在六界内广为流传，这一则传闻，事关狐族的少君君临。

君临的断袖之癖在六界九州颇负盛名。传闻中，他有一位相好唤作夜来，本是由下界升入青丘的一位仙君，模样生得端正，很讨君临的欢心。那一年，君临不顾自己老子狐君的反反对，在六界之内广发喜帖，要与这夜来神君结秦晋之好。然而，就在仪式的前一天，这位貌美如花的夜来神君却被人给掳走了。

掳走夜来神君的不是别人，正是途经青丘国的沉朱上神。

虽说这一指控只是君临的一面之词，可是，他君临再尊贵也不过是一介少君，凭空污蔑位极六界的崆峒上神，自是讨不到任何好处。故而，此话多多少少令人信服。

虽说狐君并不大喜欢自己的儿子搞断袖那一套，可是人毕竟是在青丘的地头上被掳走的，这里头就牵扯到了一个颜面的问题。不过话又说回来，因为颜面的问题与崆峒的上神撕破脸，又得不偿失。

狐君思来虑去，决定此事还是不要张扬为妙，就当是吃了个哑巴亏。可是老子愿意吃哑巴亏，儿子却不愿意。自从相好丢了，君临少君就经常跑到崆峒大闹，搞得狐君一度不想认他这个儿子。理由很简单，嫌这个儿子太丢人。

崆峒的九道界门，岂是一个狐族少君随随便便能闯进去的？

君临第一次闯崆峒时，就在第二道界门前碰了大壁。碰壁之后，他仍不死心，在一个月内连闯九次，直等到他在第三道界门前搞得鼻青脸肿，才换来对方第一句回应。

“君临，你连崆峒的第三重门都进不来，还有什么脸接走夜来？夜来既然进了崆峒的大门，就是本神的人，想见他，回家练好功夫再来吧。”

小仙童替自家主子传完话，神情倨傲地消失在大门后。界门前，只留下狐族的少君气得直想骂娘。

那一年，崆峒的小帝君才刚刚八百来岁，鉴于当神仙的动辄就能活到好几万岁，这八百来岁的年纪就只能算作幼龄。被一个幼龄的小神君这般羞辱，也难怪

君临会将她恨得牙痒痒。

受此大辱，他自然不愿善罢甘休，回狐狸洞闭关修行，每隔百年就要闯一次崆峒，可是他成绩最好的一次，也才过了四道界门。几千年来，他竟是连崆峒最后一道门长什么样都无缘得见。

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崆峒的当家喜欢男色一事，也因君临每百年一次的大闹逐渐成了六界公开的秘密。那时世人还不知道崆峒的神尊竟是个女娃，只不过觉得这位上神小小年纪竟已好起了男色，实在有些不像话。

茶楼的这几位仙君明显是想到了这一茬，以互相对望的方式交流了自己的看法。

突然有个仙友开口：“在下听说，沉朱上神因不满和天族联姻，几日前已离开崆峒，往下界来了。”

众君一听此话，皆觉得心肝一颤。

其中有个书生模样的青年，大概是幻化术习得不大好，脸上还有鳞片若隐若现，应当是四海的水族，听到此处，忽然开口：“仙友此言非虚，小生几日前从东海而来，听说她上个月路过东海，差点把东海水君的宫邸给拆了。”

“她拆东海水君的宫邸做什么？”

水族青年压低声音道：“据说是看上了东海水君身边的龟二公子。二公子洁身自好，誓死不从，她恼羞成怒，在东海大闹了一场。”

听到这里，邻桌的白衣少年握茶杯的手微不可见地抖了抖。

众仙沉默加唏嘘，半晌才得出结论：“上门明抢，这……这也忒不像话。”

水族青年抚着胸口压惊：“幸好小生早已不在东海当差，不然以小生这般的英俊相貌，若撞见这位上神，怕是难逃魔爪啊……”

一阵咳嗽声过后，某位仙君招来茶馆伙计：“小二，再来一壶茶。”感慨道，“如今这位小帝君下界而来，不晓得要兴什么风作什么浪哟。”

另一名仙友事不关己道：“下界就下界吧，难道还怕她就在荒河镇吗？”

“那可不一定，荒河镇妖市声名远扬，万一她当真也来凑热闹呢？”

听到此处，适才那名水族青年却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这般一说，小生突然想起一件蹊跷之事来。”

众仙君都看向他：“哦？有何蹊跷？”

“前几日，小生路过藏龙沼，撞上一名地仙，见他神色慌张，就多嘴问了他一句。不问则已，一问却着实令小生惊讶。他说，最近藏龙沼不知从何处来了个恶女，专门对过路的男人下手，他不小心撞见过一次，险些也遭了毒手。他提醒

小生，若是见了额间有奇特胎印的，一定要绕道而行。”

众仙都来了兴致：“哦？是怎样的胎印？”

青年道：“小生为谨慎起见，专门让那地仙画了下来……”说罢，匆匆忙忙地拿手指蘸水在桌上画了个形状，问道，“各位请看，这印记是不是有些眼熟？”

众仙看了半晌都没有头绪，忽然有人脸色煞白，惊道：“这、这不正是崆峒的神印吗？难道真给你说对了……她……她……”

水族青年还未表态，突然听身侧有个声音问道：“那地仙是在何处撞见这名恶女的？”

开口说话的正是邻桌的那名白衣少年。众仙君朝他望去，见他模样生得极为普通，唯独一双桃花眸细长而锐利，有种逼人的气势。他的腰间隐约有样长形物件被绸布裹得颇为严实，衣摆下露出黑色的鹿皮软靴。

“荒河镇的北郊有片密林，大概便是在那附近了。”慑于他的那双眼睛，青年不由得应答。

少年听罢，起身撂下茶钱：“多谢。”两三步迈到窗边，一把就拉开红木的雕花窗。

众仙君看着他在涌入的风中撩起衣摆，单只脚霸气地跨上窗台。

“等等，你到何处去？”回过神来，众仙连忙问道。

少年手扶窗棂偏过头来，头发被风吹得凌乱，唇角勾着若有似无的弧度：“自是去会一会那传说中的崆峒恶龙，顺便看一看，能不能从她身上讨到些稀罕玩意儿。”又眯了眼添道，“奉劝诸位，有些闲话还是少言为妙，诋毁上神，可是要遭天谴的。”

不知是错觉还是什么，和着他的这句话，头顶竟隐约响起雷霆之声。

再回神时，那个白色的影子早已跳下茶楼，不见了踪影。

少年动作干净利落，看得在座的水族青年两眼发直。一时之间，似有无形的威力压在身上，他想要张口，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良久，他才额冒冷汗地问身畔仙友：“这位仙友，方才他……”

对方扶好茶案，也是一副惊诧之色：“虽然他隐藏得很好，可是方才的一瞬间，我好像感受到来自远古的威压……这少年，究竟什么来头？”

沉朱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不小心露出来的气息，竟会将几位仙人压迫得许久不能动弹。

路上，她的心情有些复杂。若不是此次外出游历，竟不知自己的名声已被

人败坏成了这个样子。她搜肠刮肚，自己第一次掺和六界的破事儿是什么时候来着？倒也没费多大工夫，就想起君临的那桩事来。

当年，听说狐族少君要与一个男人成亲时，她心情很激动。一个新娘一个新郎的婚礼没什么看头，可是两个新郎的婚礼不看实在太对不起自己了。于是，不顾墨珩的反对，刚满八百岁的她亲自去剑冢挑了把神兵作礼，打算去青丘凑个热闹。谁料，她刚抵达青丘，就遇到了逃婚的新郎官，以及提着刀凶神恶煞地追出来的另一位新郎官。

她蹲在半道上看了半天热闹才看明白，原来，这桩婚事是君临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夜来神君并不乐意嫁给他，他却死缠烂打追着人家不放。当时的她委实纠结了一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向是崆峒的美德，但人家的家事她一个外人插手好像也不大地道。正当她拍一拍小手打算原路折回的时候，却忽然有一把流星锤径直朝蹲在草丛里看热闹的她头顶飞来。

那流星锤，正是从君临的阵营扔过来的。

她揉着额上的包，毅然决然地选择对夜来拔刀相助。她这个人，向来很有原则。

没想到自那之后，世间竟有人说她爱好男色。想想那时她才八百来岁，梳着两个丸子头跟个女童没两样，君临打不过她，竟还好意思造谣说她欺负他。这件事也就罢了，她这个人向来不看重名声，何况夜来的确是她抢去的，说她抢亲也不算吃亏。至于把君临拦在门外，看了他好几千年热闹，也确实是闲来无事拿他消遣。可是谁能告诉她，东海又是怎么回事？

上个月她途经东海，不小心拆了东海水君半座宫邸不假，可她不是赔给他了吗，还有，谁说她看上了龟家老二？

“当真笑话。”她忍不住骂骂咧咧道，“那东海水君也忒不地道，我帮他砍了在他的地头作乱的凶兽，他竟放任手底下的人造这样的谣言！”

御风北去，腰间的龙吟剑发出躁动的低鸣，毫无疑问，这玩意儿又在渴血了。

离家三个月，沉朱第八百次悔恨地想，剑冢无数把绝世好剑，她怎就偏偏拔了一把凶剑？也怪她当初走得匆忙，忘了把剑鞘也一并捎带上，害她每到一个地方，都得先费尽心思把剑喂饱。

也因这把饮血的凶剑的缘故，当初她听说东海有妖兽作乱，立刻激动地前去帮忙，东海水君比她还激动，特意让自己的左膀右臂协助于她。知道他的左膀右臂是只慢吞吞的龟仙之后，沉朱终于明白东海的战斗力的为何那般不上道。

在东海海上酣战三日，总算将妖兽斩于龙吟剑下，只可惜剑气太盛，不小心

毁了半座宫宇，这件事让她觉得很不好意思，还专门赔了一颗崆峒的鲛珠给东海水君。

她做的桩桩都是好事，怎么到了别人嘴里，全成了负面传闻？

沉思片刻，她暗道：说来说去都是凶剑误事。好在东海水君为她出了个主意，可解她无剑鞘之困。

“上神可以先凭自身神力压制剑的戾气，而后找人打造一把靠谱的剑鞘。不过，此剑凶邪万分，小神这里没有能够震得住它的宝贝。听说荒河镇的妖市上会出现各界的奇珍异宝，上神不妨到昆仑山下碰碰运气。”

她本就喜欢凑热闹，听说还有妖市这等事，立刻辞了水君来到昆仑。

没想到，在茶楼歇脚的工夫，就听到关于自己的谣言。

谣言中的人，很明显不是她本人。

“这小小荒河镇，竟也有人胆敢冒充本神，简直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她正腹诽间，遥见前方有一密林，密林上方云雾蒸腾，林气浩瀚森然。

沉朱落地，在密林中缓缓前行。这林中有结界，她将结界轻松地破开一个小口，敛了气息朝内行进。大约行了半炷香的时间，浊气突然加重，透过雾气往前望去，前方是茫茫一片沼泽。

上个月，她与妖兽交战已经耗了大半神力，还要分一部分压制龙吟剑的戾气，如今身上能用的力量已然不多。即便如此，对付下界的小妖小怪也足够了。出乎她意料的是，此处的浊气似乎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一些，呛得她直蹙眉头。

她终于忍不住抬起左手，往掌心里一吹，吹出一个引路的灯盏来。那盏灯径自朝前飞去，所过之处，浊气刹那间被净化，视野也开阔起来。

沉朱随灯盏抬脚慢行，脚下是湿润的泥沼，稍不留意就会陷入其中，她一连掠出数十步，洁白的衣角依然不染纤尘。

再往前去，脚下忽然有什么东西挡了路，垂头一看，是一捆柴火。

约莫是有人来林中打柴，不小心遗落在此。

绕过柴火，继续前行，又被什么东西吸引住目光。唔，这次是一尾还没死透的鱼。

再往前去，遇到两棵绿油油的大葱，大葱不远处，是一块豆腐……

沉朱眼角隐隐抽动，很想找人问上一句，是谁把一锅鱼汤落在了这里。

正蹲在地上望着这些东西旁留下的脚印揣测，这究竟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耳畔忽然传来隐约的说话声。

前头引路的灯盏在空中转一个圈，化作几点银光消失不见。

她听到女子的声音，语声轻佻，像是在调戏什么人。

“奴家方才一见公子，就觉得好生喜欢。公子怎么忍心拒绝奴家？”

一字字一声声，皆柔媚入骨。单闻其声，沉朱的身子已经酥了一半，忍不住道：“啧，这媚功练得不错啊。”她这个神仙听了尚且如此，普通男人怎么受得住？

而后，便听到一个动听的男声：“姑娘自重。”

那是一个年轻男人，书生模样，青衣白裳，发黑如墨。

虽说瞧背影气质还不错，但怎么看都是一个普通凡人。至于他面前的女人，或者说女妖，正以一种娇媚的姿势，抱着书生。

白花花的手臂自身后绕过，巨大的胸脯贴在他的胸前，瞧那架势，似乎整个身子都恨不得缠在书生的身上。

书生的目光从女妖的脸上错开，语气困扰：“姑娘自重。在下还赶着回家做饭，隔了夜鱼就不新鲜了。”

听清这句话的沉朱差点从藏身的树上跌下。

此话是何等的……不解风情！

女妖闻言亦是眼角一抽，半晌才整理好心情，朝那清秀书生伸出罪恶的咸猪手。

书生的目光避了避，身子却并没有避开那只意欲轻薄自己的手，明显是中了定身术。

“方才奴家都说了，只要公子陪奴家一晚，公子要什么，奴家就给公子什么。”那只咸猪手漫不经心地在他的眉眼上描画，有些期待地问他，“难道，与奴家共度一晚，还不如一锅鱼汤？”

书生沉默下去，像是在思考，隔了片刻，看着她的眼睛认真道：“嗯。”

女妖表示自己心中有一万头神兽咆哮而过。她的媚功得本族师祖的真传，打从出师以来就没有失败过，怎么如今在一个凡人身上却连半毫效力也没有？这不应该啊，太他姑奶奶地不应该了。

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她收放自如地换上一副恶狠狠的模样，露出獠牙：“臭男人，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可识得本尊是谁？告诉你，本尊乃崆峒的帝尊，这四海八荒，还没人敢跟本尊说一个‘不’字！”

书生这才轻轻抬眸，直视面前女子的面庞，传闻九百年一开的花，在女子的额间盛放，如同燃烧的火焰。

他以极小的声音道：“‘崆峒’吗……这二字还真令人怀念。”

女妖并未听清他的低喃，只是见他对崆峒的名号有了反应，免不了更加得意：“被本尊看上，是你三生有幸。来，今日就让本尊好好疼爱你……”

正要进行下一步动作，忽被一个声音打断：“混账东西！崆峒的名号也是你这等妖物可以随便拿来用的？”

女妖神色一凛：“谁？”

书生将身下微曲的手指原原本本缩回去。

嗯，好像有好戏看了。

女妖没注意到他的动作，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但见擎天古木之上，白衣少年抱臂而立，其貌不扬的一张脸，浑身却散发着清贵古朴之气。

看到沉朱，女妖明显吃了一惊。方圆十里内都有她的结界，他是什么时候……

不等她想明白，就感到一抹凛冽的气息迎面而来，还未来得及闪避，就被那突如其来的威压逼退几步。

白衣少年已将身体挡在书生跟前，洁白的衣袍无风自浮，看得人心神一晃。

女妖涉世不深，却凭本能判断出自己与来者之间的实力有些差距，可是究竟差了多少，她却有些没底。

俗话说无知者无畏，她妖眸一眯：“原来是个丑八怪，有胆子扰本尊的好事，可是想让本尊连你一起吃干抹净？”

“这个‘本尊’你倒是叫得顺口。”沉朱对丑八怪三个字无甚反应，朝她轻蔑一笑，“化蛇，区区八百年修为，你哪来的自信妄称‘本尊’？”

化蛇小妖被她说出中身份，脸皮陡然一僵，心道：这小子模样生得这般普通，眼力却不一般。她眼神阴沉下去：“小子，你是哪门哪派的？”

这样有眼力的凡人，留着肯定是祸害，今日除去他，他的师兄弟们恐怕还要来替他寻仇，为了防止日后麻烦，还是将整个门派屠光才好。

化蛇打好了主意，却见沉朱手按上腰畔的剑柄，道：“待我放了人，再与你探讨探讨我是何门何派。”说罢，就将她晾在一边，气定神闲地转过身，朝那名书生走去。

化蛇因方才的威压对她有些忌惮，在摸清她的路数之前，一时不敢轻举妄动。

沉朱刚刚回头，就因那书生出众的长相怔了怔，好在她定力好，只愣了一瞬，就回过魂来，心道：他生得这副模样，也难怪会招来妖界最好色的蛇妖。

书生却对自己的美貌没有察觉，径自迎上她的目光，一双黝黑的眸子看得她心头又是一动。好在他很快收敛目光，没再继续动摇她。

她抬手化去他身上的禁制，冷淡道：“今日算你运气，走吧。”

书生被她的手碰到时微微颤了颤，随即垂下眼，道：“在下凤宓，多谢姑娘救命之恩。”

凤宓？总觉得这个名字似乎在哪里听过……

沉朱无暇琢磨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只道：“不谢，还不快走。”

书生却仍道：“在下……走不得。”

沉朱蹙眉：不都帮他解了咒术，怎么还走不得？

就听书生温声问道：“姑娘，你……会不会……”

沉朱挑了挑眉：“你不会是担心我打不赢这一架吧？放心，我还不至于败给区区一只小妖。你若不想碍事，就速速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好。”说罢，看着立在原地不动如山的男人，指点道，“你可以走了。”

隔了片刻，对方有些为难地开口：“在下也很想走，只不过……在下……”

沉朱揉一揉额角，心想一个大男人怎么婆婆妈妈的，此刻若是换作夜来，早就一掌拍过去了。想起自己好歹是崆峒的神尊，应该端庄持重一些，遂耐着性子和蔼道：“我当真可以独自应付，你自己跑路就是。”

凤宓听后沉默了一下，望着面前极力表现得端庄大方，但是脸上早就表现出不耐烦的少女，真诚道：“其实，是在下方才把脚跑脱臼了，想问姑娘会不会接骨。”

沉朱怔了怔，随即一撩衣袍蹲下去，神色间还挂着些尴尬，方才的端庄大方瞬间破功，低声骂道：“混账东西。不早说。”

凤宓没说话，听到她没好气地问自己：“哪只脚？”

他极力忍笑，老实应道：“右脚。”

沉朱握上他的右脚腕，利落地帮他把骨头安回去，咬牙切齿地想：区区一个凡人，竟也敢让她亲自为他接骨，此事若是给夜来知道，一定会废他八百次。

边腹诽边起身，听他道：“多谢姑娘，在下告辞。”

沉朱已有些烦乱，挥一挥手：“走吧走吧。”

等一等。自刚才开始他一直唤自己姑娘，她穿成这样，他又如何瞧出她是个姑娘来的？

沉朱困惑地朝那书生的背影望去，却见他正弯了腰将柴火背回身后，而后，又见他捡起那两棵绿油油的大葱，看着碎成渣的豆腐可惜了半晌，最终走去将那尾鱼提到手上。